

涛声里，鲛族的吟唱

WWW.QZD.COM

九州幻想



九州幻想工作室
NINE FANTASY STUDIO



我们踏浪而来，珠光是海上的街市 我们凌波而去，海雾是缥缈的帆影

[特别策划 海市]

泡芙堡垒 莫雨笙 同题佳作

[九州·八月槎]

唐缺[九州·鲛歌]

阿豚来了 阿豚与唐缺对话录

燕然[九州·旅尘·离弦]

冥灵[玄澹·情时关] 宁财神[祝福你，阿贵]

1894年，战争再次开始

今何在[星战·十亿光年]第一部大结局



万卷出版公司

九州幻想



VOLUMES
PUBLISHING COMPANY
万卷出版公司

© 今何在 潘海天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月槎/今何在, 潘海天主编.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1
(九州幻想系列)
ISBN 978-7-80759-500-7

I.七… II.①今…②潘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78631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 × 234mm

字数: 300千

印张: 16

出版时间: 2008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亦言

特约编辑: 熊嵩 熊伟

装帧设计: 刘洋

ISBN 978-7-80759-500-7

定 价: 15.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幽浮·热夜之梦

文 / 潘海天

有个研究UFO和飞碟的节目把七八个人聚到了一起，那里面有我一个。

我曾经算过干硬性水泥砂浆的水灰比，那是我做过最接近科学的工作，所以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找我……

那天夜里1点多，在某家酒店里，几乎所有的专家碰面了，我们互相打量，原来都认识。刘慈欣啊王晋康啊星河啊凌晨啊茄子啊……我一瞬间里明白了为什么要把我这么一位奇幻作家和漫画家、建筑大师召到节目组里，原来这是个真人讲述栏目，是要让我们说说自己亲历过的外星人事件。

妈的，就我们几个，身边的怪事可太多了。比如苏学军。

他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被外星人绑架过的。

一次酒后，他推心置腹地和大刘说：“写科幻的人当中，只有我们两个没病。”

他回过头去冲酒女小姐嚷嚷，央求她用锅铲打自己时，大刘看到了他脑后的外星手术痕迹，赫然醒目。

比如杨平。

他压根儿是个球奸，一有机会就用自制的射电望远镜向外星基地发报，为了掩藏脑袋里收发报机的天线，他的头发总是可疑地向上掀起一绺。这次他未能出席节目就是因为间谍工作太过繁忙，推掉了一切外事活动。

还有韩松。

最可怕的就是韩松，因为他就是外星人。

他最喜欢做的事是面对电脑，缩在宽大的办公椅后，谁都看不见他，只能看到飘忽的语言从椅背后面浮起。

他的手下被这些语言追逐，犹如被死亡追逐，玩命地奔跑、干活、写稿。

如果有人胆子大到敢转到正面看他（从来没有入尝试过），就会发现他的小眼镜片后

面，总是放射出残忍的死光，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电脑，不停地拍打着键盘，不停地发送那些让地球人看不懂的新闻稿。正是从这些可怕的新闻稿中伸出无数奇妙的神经网络，把整个地球都收拢控制在他的爪下。

……

我们越说越多，最后突然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在烟雾缭绕中低头沉思，想象着要在电视上说些什么，才能让地球人都警惕起来，让他们发现身边无处不在的外星人，发现近在咫尺的危险。

那天半夜我突然惊醒，发现房间里还有其他动物的呼吸声。

没错，有个矮小的身影，它的头颅巨大，中间有一道凹陷，眼睛中射出骇人的绿色光芒。门窗紧闭，它是怎么出现在我床边的我根本无法得知，只知道恐惧如同巨大的手掌，把我包裹其间。我吓得紧抓被子，把它拉到头上，紧紧蒙住耳朵，但电锯般的可怕声音根本无法摆脱，它在我耳边喃喃咕咕地叨咕了一夜。

选择被奴役还是死亡，就是那些声音的主题。

第二天大家进棚正式摄制节目，可是我发现专家们全都沉默不语，或者东拉西扯，或者语无伦次，前一夜最兴奋地谈论外星轶事的人，也最愤怒地否认外星人的存在。

我知道那天夜里，他们都收到了死亡威胁。

忘记那个节目吧。

我满怀雄心壮志，想把地球人从外星控制下解放出来，但生的渴求扼杀了我的理想。我背叛了自己，也背叛了地球。

做完节目后，我匆匆逃离北京，回顾这起伏跌宕的过程，无论如何，那依然是个令人永志不忘的夜晚。



九州·八月槎 / 泡芙堡垒	001
九州·蛟歌 / 唐缺	034
一头特立独行的猪——访谈唐缺实录 / 阿豚	059
关于唐缺 / 唐缺、呼呼、夏笳	066
九州漫游指南·海市·保举 / [澈]右手	071
九州漫游指南·海市·集市里的蛟武士 / [澈]叶残飘风	074
九州漫游指南·海市·贼 / [澈]子婴	078
九州·旅尘·离弦 / 燕然	081
九州·八月槎 / 莫雨笙	109
九州·毒经 / 黑小猫	124
一个“澈”字头的诞生 / [澈]澈丹寒	131
澈水镇黑导游手册 / [澈]右手	132
九州·澈水镇·季杰的故事 / [澈]寂劫	135
九州·澈水镇·七愿井 / [澈]九微	137
穷奇之路 / [澈]澈丹寒	139
三叶虫点奇幻 [之一] / 三叶虫	144
九州四级考 模拟试卷 [八]	145
梦幻百家讲坛·龙之叹息 / 读步天下	146
星战·十亿光年 [第一部大结局] / 今何在	154
影者 / 画上眉儿	180
玄澹·情时关 / 冥灵	189
二十面体 [一] / 风花月	204
祝福你阿贵·南山酒店·孙二娘 / 宁财神	233
九周刊	248



八月槎

九州

0011

序

进入八月底，零丁海^①洋面上，肆虐了整个夏季的暴风雨终于渐渐止息。二十九日这天清晨，风向由东北变为西南，海湾西南端的新安岛上，滞留了三个月的东陆商人们纷纷升帆起锚，向南而行。自大端王朝与夸父^②的战事起后，朝廷封锁了内海航道，东陆的商人只能自浩瀚洋绕行至西、北陆。大洋风波险恶，他们须得抓紧每一刻好风，否则便赶不上初秋雷州南端沿海短暂的东向洋流。商人们要借助这道洋流，才能在雷州南端折向东，在宛州的椰市、陶玉或淮安^③登陆。

因此这一刻，新安岛港口上，商人坚决地推开了哭泣的女子。

女子虽然穿着绸衣，深褐的肤色却昭示了她的身份，是这新安岛上的土著潮民。

“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女人双眸中泪水婆娑。

“傻孩子，”商人给她擦着眼泪，另一只手向天上指去，“你每天看那颗星星，它离塔尖渐渐近了，我就快来了。”

他所指的是岁正^④，此时正与岛南端一座小塔的尖顶重合。尖顶有六个面，每一面都凿有孔窍，岁正淡淡的青芒，自孔窍中隐约地透出来。

尖顶仿佛永远在微微地颤动着，就像一枚巨大的哨子，在劲风贯过时，发出或急或缓的尖吟声，便如天神的叹息，岛上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没有人知道那尖顶是什么材料制成，也没有人知道它与岁正星有过多少

年月的交会。

正如这些潮民的女人，成为东陆商人在此守候风向时的“家室”，一年一年，与商人们的离合，久得成为了惯例，成为了风俗，成为了一种不值得述说的痛苦。

“东家，升帆了！”老船工的嗓门与海风鼓动篷帆的声音一样粗犷而急切。

船工们怀里塞着一整年攒下来的几把银毫，十来枚金铢，他们归心似箭，因此呼唤声中满是喜悦。

这却让女人哭得更凄凉，她再度用力地扯紧了商人的衣袖。

“别哭了。”商人被她弄得有些手足无措，“等盼风再大些，能上船了，我就带了你们母子回去。”

“真的？”女人眼中闪烁起一丝不置信的光芒。

“自然是真的。”

商人向船上走时，心里想：“儿子是我何家的骨血，要带回去认祖归宗也还说得过去，可潮民的女人若带了回去，不说老爷子许不许进门，就是进了门，家里的那几位也不免要闹。这次帮我获得宝物她出力再多，家里这些麻烦也终是免不了的……况且带了她回去，我再来零丁海的时候怎么办，难道再买个女人不成？再说了，海船本就不让女人上的，这是多少年的老行矩，她又不是不知道……”

他这么想的时候，港口堆栈的一角，有一对小儿女，也正在告别。

“你这样走了，大姨会很伤心的。”女孩揪着男孩的衣襟，满眼怯生生的。

“反正她年年这个时候都伤心。”男孩抱着小包裹缩进一只箱子里，“你快帮我把锁扣好。”显然这是他需要一个小同谋的原因。

这是最后一批货箱，船工再来一趟就会搬上船了。

“可是……”女孩垂头又想了想，还是不肯动手，“我怕她受不了，也怕你出事。”

“唉！”男孩子无可奈何地探出头来，“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只有我早一天有了自己的船，才能把你们都接到中州去，一直在一起，永不分开。否则，过些年我爹年纪大了，不走这条线了，阿妈和他就再也见不上面了——这种事我们见的还少了？”这男孩虽然不过十岁上下模样，可是说起话来神色异常老成，目光也极为坚定。

“是……”女孩低下头去，脸颊上一颗泪珠缓缓滑落时，她终于用力将那箱子扣下来。

锁扣扣合的“咔嚓”一声消逝后，男孩的世界归入一团漆黑，他感觉得到女孩那柔软的小手还扶在箱子上，却没有听到她的声音，没有叮咛，也没有哭泣。这一刻的安静突然让他无端地有了几分惶恐，在他即将与过去的一切告别时，他惶然觉得自己其实还需要一些柔软的挽留。

然而，他一直没有等到这种声音。他甚至不知道女孩是什么时候离去的，只能想象她光洁的足趾间，细腻白沙一粒一粒起伏，比月光还要轻柔。

在船工们到来前，他耳中只余下了石塔尖顶上的哨声，尖利得像一支没有回头路的箭。

一

“呜……”

何盼风再一次听到这哨声时，已经是十多年之后。

哨声尖利依旧，仿佛许多年前射出的那支箭一直穷追不舍，追索了九州四海，终于在此刻贯穿了他的胸口。他捂着跳得急切又隐隐作痛的心，似乎很多年来第一次发觉，此处并非铁石铸就。

“盼风，”罗盘师孟云游在主桅上面往下喊了一声，他是个瘦高的银眸男子，很容易被认出来是个羽人，“这会子风头有点偏呀，要不在港外下锚，明早再进？”

“不用。”何盼风转身向梢工头子刘大贵叫道，“下大帆，加利篷，让兄弟们加把劲，天黑前进了港，每人再多加十个铜钿的酒钱！”

刘大贵还没回上话，甲板上的水手倒有一多半听到了，一起哄笑起来，闹哄哄地嚷成一片：“东家尽管放心，这点风咱们归翼号的弟兄们还没放在眼里。”

闹了半晌才听到刘大贵沙哑的声音喝止了他们：“……都少废话，好生干活。”

五桅大帆有三帆落下，船速明显地慢了下来，而左侧却缓缓张开如飞翼般的篷。侧风吹在侧篷上，终于将船只推向正对港口的方向。归翼号是今年年初才在淮安下水的大海船，因此颇采用了一些前人没有的创意，比如这侧翼的篷帆，用竹蔑编成，仿若一柄巨大的折扇，能灵活收放，将不利的风力转为有利。何盼风推开舵师，亲自掌舵，在他全神贯注的掌控中，庞大的船身从容不迫地转动，夕晖从左舷渐渐挪到了船尾，新安岛的港口便在他们面前缓缓张开。

新安岛西面有两道长长的山岬，探入深海，形成一个天然良港，只是人口南侧有一片

003

礁石,因此行船方向只要略偏,就有撞倾的危险。岛中潮民领外来船只入港通常会得到一笔不小的酬劳,此刻便有几只潮民的小舟在港口附近逡巡着,看是否能赚到这笔外快。此际见这艘归翼号名头虽然陌生,却是灵动沉稳,导向无误,显然是用不着他们了,失望之余,却也有人遥遥地喝了个彩。

“好!”

孟云游探头下去,见那喝彩的是一个精壮的潮民青年,长着一头蓬松的鲜艳红发,夕晖映照下,便似顶着一团熊熊燃烧的火。他手中操着的是一只小排筏,上面载满渔获,他个子不高,声音倒是洪亮,这句用华族[®]语喊出的“好”也字正腔圆。他的筏子远比大船轻灵,此际只撑了两三下,已是飞出了一箭之地。

“一会儿下了船,我去应付税官,你去盯着他。”何盼风忽然在身后说。孟云游看他一眼,见他眼神闪闪发光,似乎格外兴奋,不由得讶异了一下。

孟云游与何盼风相识也有六七年了,那年他受雇于大海商何氏家族名下的一艘海船出行宁州,何盼风是船上异常沉默的小舵工。船只在洄鲸湾[®]一带遇上鲛人袭击沉没,只有两人相互扶持着逃了出来,从此便是生死之交。此后他才知道,何盼风竟是何家的嫡系子弟,却不知为什么脱离了何家,反而自己跑生意一直到如今。他历年辛苦,终于拥有自己的海船后,便盛情相邀孟云游来船上做事,孟云游自然是欣然相从。没想到,何盼风突然决定首航就跑这条陌生的航线,不过多年的相处让孟云游相信何盼风行事必有原故,因此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个潮民青年。在他那羽人的锐眼关注下,潮民青年的头发实在过于醒目。

入了港口以后,归翼号上的人都放松起

来,港内空旷,竟没有第二艘大船,看来靠岸会轻而易举,今日这每人十个铜钊算是稳稳当当地到了手。

刘大贵衣裳上拭着手心的汗,凑近何盼风说:“都听说这新安岛是零丁海的要紧港口,怎么空空荡荡的?”

“再过三个月,可就大不一样了。”何盼风笑笑,“六月里东陆新稻出仓,新安岛鲸胶上市,那时来这里卖粮购胶的商船能将港口塞满了去。”

“鲸胶?”刘大贵挠了挠头说,“可是往雷州跑的船不都是贩些香木、海味、珍珠回去的吗?”

何盼风笑了:“那些货品,东陆近海就有,何至于要跑到零丁海来。”他又解释道,“灰背鲸皮熬成的胶极具黏性,干后不通水气,又能隔火,制漆釉染料之类的必然要掺上一点,用途极广。譬如咱们这船,虽然船板间是榫接固定,但接缝处还是要上胶漆,才能绝无缝隙。而灰背鲸每年四五月间必然要南下到零丁海交配产仔,尤其以新安岛附近的炎石海沟捕获最多,此时鲸皮含胶较满,最是难得。可鲸胶不怎么占地方,炼好了,十斤也就拳头大,因此沿途捎搭些木材干海鲜——舱位空着也是空着,顺带的事儿。”

“哦,原来是这样。”刘大贵满脸钦佩之色,“我跟着东家风里来浪里去也有三四年了,原想东家这年纪,能把澜州宁州的航路跑顺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不想连西陆也是这么熟稔……”

孟云游听到他们的对话,不由又挑了挑眉——既然明知此时不是交易季节,为什么却要提前到来?正疑惑时,足下传来一阵震动。船靠岸了。

大约是因为这个季节海船少见,码头上

聚了不少潮民在观望。这些潮民肤色深褐，发色多少与东陆人有异，身上穿着藤皮草叶编成的衣裙。这时一个肥胖男子拨开人群冲过来，手里提一大串咣当作响的贝壳，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那贝壳，按惯例是海船的交税凭证，有了这贝壳，方能在港口上下货物。

何盼风向孟云游使了个眼色，就换了一副笑容迎了上去：“税官大人……”

孟云游暗自耸了下肩，溜上了岸。

港口沿岸密密麻麻地停着一只又一只潮民的船屋，一上岸，孟云游就陷入了一堆谄笑的面孔中间。

“老爷，来我们家吧，一晚才五个铜铤。”“别去他家，他家里铺的都是草席，我们家可全套都是东陆棉绸。”“……哪一家的女人都不如我家女人会服侍人！”“老爷老爷，您一看就是贵人，您只管跟我去看一个女孩儿，买下来就是服侍您一个人的了……”

潮民们的华族语都说得磕磕巴巴有些费解，隐约听得出是宛越两州的口音。孟云游听何盼风说过潮民的来历：历代战乱之际，宛越两州都有人扬帆出海避难，大端朝入主东陆的这一次，迁走的土民尤其众多。东陆南端海岸终年风向稳定，半年东北风，半年西南风，端朝铁骑侵入宛越两州时正是春夏之交，其时下海的船只多半顺着东北风漂到了西陆的沿岸和岛屿上。这条海路十分险恶，当年那些出海遗民，先有去国丧家之痛，又遭巨潮恶浪之祸，倍感孤苦无依，便给雷州西南近海取名零丁海。百年来生息繁衍，零丁海沿岸和近海岛屿上都有他们的村寨。他们迁徙时逐潮水而去，因此自称为潮民。雷州西海岸潮水落差大，发大潮时，海岸与岛屿常被淹没。新安

岛是潮民的先人们离开东陆后寻找到的第一个不会被潮水完全淹没的大岛屿，是潮民们早期建立的第一个定居点。他们大多来自宛州，漂泊生涯中，常常会追念淮安的繁华富庶，因此“新安”这个名字，就兼有新的安全之岛与新的淮安故乡这两重含义。然而就算新安岛，大潮时也有十之五六会没在海中，潮民们便以船为屋，潮落则聚，潮涨则散，以系缆处为乡梓所在，部族的首领便称为“缆帅”。

如今这些潮民们，似乎完全没有了华族的伦常观念，看来将商人请到家中留宿是他们赚钱的一个方便法门，而让妻女陪宿也是惯例。孟云游摇了摇头，羽族在婚姻上面，比人族还要多些洁癖，这些招呼声让他狼狽不已，落荒而逃。好不容易逃出人群，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何盼风让他盯着的潮民青年。这青年背着一个大鱼篓，大步流星地走着，四下里的潮民似乎对他相当尊敬，都自发地给他让出道路来。

他走到一艘船屋前，将渔篓扔在地上，用力地敲了敲门。门开了，影影绰绰有个女人的身影出现在门缝里。这时已是下雷时分，天色昏暝，因此也看不太清楚，只听声音听出她应该还很年轻。他们对话都用潮民土话，说得又急，因此孟云游一句也没听懂，只感觉她颇有些不悦，片刻之后，更大吼了一声，“砰”地把门摔上了。

潮民青年面色涨得通红，他举起攥得紧紧的拳头，孟云游很怀疑那薄薄的藤条编的门板是否能当他一拳。

然而最终他只是将鱼篓狠狠地踢了一脚，一矮身，倚着船舷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从他侧面的剪影，能看到他喉结的滚动与胸膛的起伏。

005

这时正有个潮民小孩背着一筐不知名的水果前来兜卖，孟云游听他华族语说得不错，便给他一个铜钲，吩咐道：“去，到今天来的大船那里去，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小孩欣喜地将筐子扔下，撒腿跑得飞快。

他领着何盼风到来时，那潮民青年的气愤已经被颓丧取代，将鱼篓扔在那船屋门口，似乎正要离去。

“吉飒少爷。”何盼风笑吟吟地迎上，躬下腰，双手贴在额头上行了个礼。

那青年警觉地抬起头来看着他，“你是谁？”

“我是中州商人何盼风，想请吉飒少爷帮我引见缆帅……”

“何盼风”这三个字刚出口，那青年吉飒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身后那扇门就“吱呀”一声开了，屋里的女子站在了门口。

薄薄的星月光辉下，她的身躯显得格外娇小，似乎还是个青涩的幼女，然而眉眼微动时一抹清亮至极的容光，却令得孟云游有些惊艳，几乎忍不住要吹声口哨。

“你……”她说出了一个字，却忽然转身向屋子里奔去，留下三个愕然的男人，片刻后她举着一盏灯奔回来，灯光同时照亮了她和何盼风的脸。

“啊！”两个人都忍不住往后退了半步。

“你是……”何盼风战战兢兢地说，“阿、阿妮——妹子？”

少女吹熄了手中的灯，面孔瞬间黯淡下来，一步一步地退回屋子里去。

门再度用力合上了，“砰”的一声脆响，似乎整艘船都颤动起来。

何盼风怔忡在那里，完全不理睬孟云游好奇得几乎要抓耳挠腮的表情。吉飒冷眼看了

他片刻，忽然道：“你要见我父亲有什么事？”

何盼风看了看那扇门，又看了看吉飒，这一瞬间，似乎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魂魄在他身上交错而过。最终他平静下来，略一躬身道：“有桩生意，我想缆帅会感兴趣的。”

吉飒嘴角浮起一丝笑意，又瞧了瞧那扇门，说：“那么，现在就跟我……去？”

何盼风点了下头，说：“请容我与同伴交待一下。”

他把孟云游拉到一边，说：“我知道你想知道什么，回去全都告诉你。现在我去见缆帅，你帮我看着这里，她要是把船摇走了你也要跟着她。”

孟云游翻了个白眼，说：“你小子成啊！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还惹下这么一桩风流债？”

“你扯什么呀！她是……”何盼风咧了咧嘴，往孟云游胸膛上拍了一记，“帮我个忙，回头说话！”

二

岛的南端被浓密得让人窒息的树木枝叶覆盖着，几乎看不到道路。肥厚宽阔的树叶遮挡住闯入者的眼光，错乱他们的脚步，迷失他们的心智，便似一片混沌之海，只有一小截石塔的尖顶，像只飘摇不定的小舟般浮在上面。

何盼风小的时候觉得这林子异常神秘，现在已知道那不过是一种岁正秘术施法的结果。他曾经与修炼岁正和太阳秘术的孟云游有过探讨，可是现在东陆上流行的秘术技法多是由于实战的，像这样纯粹只是辅助植物生长的流派已经非常少见。这种秘术在每一代缆帅手中秘密流传。以前缆帅是由岛上潮民推举的，不知

从什么时候开始，改为由吉飒家世袭。缆帅历来是潮神塔的祭司，因此缆帅的房舍建在潮神塔附近，除非是每年一度的潮神祭，平常就是潮民也很难进入神塔林见到缆帅，更不要说他这样的外来商人。方才何盼风也试图通过税官求见，但税官百般刁难，更是明着勒索一笔贿赂——这倒也是意料之中，他早已备好这一笔开销；然而在入港之时他看到了吉飒。尽管小时候的记忆已模糊不清，可那一头红发却是吉家的特征，因此他便找了上来。

“倒没想到竟见到了阿妩。”自从那一年得知了阿妈的死讯后，何盼风就一直害怕回到这个岛屿，更害怕再对上阿妩的双眼。尖塔上传来的哨声总在他梦里萦绕不绝，醒来时满枕涕泪，却已无可挽回。

一脉粗藤忽地从侧面扭动着抽过来，巨蟒扑食一般，上面附着的所有青碧的叶子仿佛瞬间化作无数锋利的鳞甲，波刺刺响动着，往何盼风身上缠来。

何盼风猛地抽出佩剑，一缕几乎不可见的光芒自他眼眸中炸开，落在剑锋上，剑锋上白气暴涨，“吱吱”的响声后青烟冒起，“蛇”头像冰在烈火中融化一般寸寸消减，只扬扬洒洒地落下一地灰烬。

尘埃落尽，吉飒的面色诧异又阴沉。

何盼风微笑：“这只是入门的郁非秘术而已。”

吉飒迷惘的神色只一瞬间就消逝了，牙齿咬得咯咯响：“别得意得太早了！神塔林是我吉家列祖用秘术催生而成，与我的精魂血脉相联。在别处我不知道，可在这里，你的命就在我手上！”

何盼风神色一正，承认道：“是，在这里我赢不了你。”

“你是阿妩的大姨和东陆人生的那个儿子？”吉飒冷笑起来，“你倒还是和当年一样狂妄。”

“是吗？”何盼风笑说，“你的好斗也不亚当年。”

“你十年没回来了，”吉飒冷冷道，“你居然能不进她家的门就走？”

“你倒是步不离，可你进了她的门？”何盼风的语气更为冷诮。

“你……”吉飒猛一顿步，瞪圆了眼睛，拳头攥得老紧。四下里的树木似乎感应了他的愤怒，枝叶喳喳作响，像无数利齿一起磨擦，就连本来很干爽的空气里都瞬间腾起了靡靡的浓雾。

“带外人进入神塔林，是犯了禁忌。你就算能在这里杀了我，这林子必然也要被毁去不少。”何盼风的目光在雾气后显得很渺远，“何况，你以为你杀了我，还能见到阿妩？”

“你跟紧了。”片刻之后吉飒微哼了一声，转身继续带着他往前走。

缆帅家是砖石所建，在这岛上独一无二；相比之下，不远处的潮神塔倒是斑驳欹斜，似乎随时都会塌倒。当然这只是错觉——这座古塔已不知在此矗立了多少年月，经历了多少次飓风狂潮。到了近前，塔尖的哨鸣声反倒弱了很多，不留意几乎听不清了。

缆帅家门口站着迎接的奴隶，穿的居然是宛州产的印花白棉布衫，门锁上的金属烫纹是河络的工艺，地毯的毛料是瀚州所产……令人恍然觉得置身于淮安富户府上，倒是吉飒这个戴草帽围藤裙的少主人站在其中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吉飒板着脸不理睬奴隶们向何盼风投来的

007

惊异目光，带着他走进一间轩敞宽阔的房间。屋子正中独自坐着一个黑瘦的男人，手中拿着一柄乌黑发亮的藤质短杖，正敲打着他脚下跪着的人——身躯肥大，却是刚见过的税官。

看到他俩进来，税官尤其惊讶，看着何盼风睁圆了眼。何盼风想起他刚才的勒索刁难，向他微微笑了笑。

“阿爹，”吉飒有些惭愧地上前向黑瘦男人跪倒，“我带了个人来见你。”他本来只是看到阿妩与何盼风似有纠葛，一时妒火难耐，想要将他诤到神塔林中教训一顿，不料反而被他拿住把柄，也只能将错就错了。

“客人的秘术很高明，祖灵们已经显示给我了。”缆帅收回短杖放在膝上，看了何盼风一眼，咧嘴一笑，似乎并不介怀。

何盼风上前，用与初见吉飒时一样郑重的姿态行礼，口中道：“中州商人何盼风，见过缆帅。”

“你是在这岛上长大的孩子？”

何盼风并不意外这一问——岛上女人与东陆商人生下的孩子不少，多数都用“盼风”、“顺风”、“望槎”之类的名字。他神态越发恭敬地答道：“是，离开家乡有十多年了。”

缆帅又盯着他瞧了一会儿，说：“你父母是谁？我看着你倒有些面熟。”

何盼风道：“先父何盛，曾多年跑这条线路，蒙受您的恩庇。”

这是一个毫无特色的名字，缆帅面孔上分明有一丝茫然。吉飒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

缆帅诧异道：“既然你父亲长年跑这条航线，你不会不知道今年的鱼胶两个月后才会上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来？”

“盼风此来是为向缆帅敬献一份厚礼的。”

“哦？”

“此际我船上的布帛药材铁器等百货，眼下约值一千金铢，”何盼风从袖中抽出一张单据双手奉上，“我想尽数卖给缆帅。”

“啊？”缆帅、吉飒和税官都不约而同地露出讶色。税官接过清单呈给缆帅，他匆匆翻看了一遭，面上诧异更浓。

“这，这是为什么？”税官斜着身子在缆帅边上也看完了清单，首先发问。

新安岛与东陆的交易，向来以粮米和鱼胶为大宗。东陆夏稻成熟总在五月底，因此通常商船会在六月初运粮到达，正好此时新安岛附近的灰背鲸群洄游到炎石海沟，潮民们便炼制鲸胶交换粮米。东陆商人来时贩些铁器布帛药材，就如回航时捎带珍珠海味，都是顺便赚的边角小利。如今尚是三月，粮米与鲸胶都未上市，如果只是卖些寻常百货，千里迢迢从东陆跑来并不划算。

每年六、七、八月这三个月间，零丁海面风雨无常，不利于航行，商人们要在岛上一直停留到八月底，待风向稳定，才能动身返航。这样一来，早来的商船便要在这方寸小岛上消耗半年之久，别处的生意也耽误了。是以虽然每年二三月，潮民手中存着的东陆百货所余不多，价格必定看涨，却没哪个商人肯为了这些许微利，在六月以前便赶来。

“我并不打算在新安岛等风返航，过几日本便想往北一行。”何盼风道。

“你要去殇州？”缆帅忽然若有所思。

“是。”何盼风面上流露出一丝钦佩的神色。

缆帅沉默了一下说：“你胆子真大。”

“内海交通断绝数年，越州河络无数匠人难为无米之炊，再这样下去，东陆的铸锻业只怕要完了。”何盼风语气凝重，“没了货品，我

们做商人的，也成了无本之木，因此只能搏上一搏了！”

这段话吉飒听得似懂非懂，他一向厌烦东陆商贾，因此不是很清楚近些年的商情。可是缆帅和税官两人对看了一眼，却都隐约有些震惊。原来，尽管三陆都有矿石出产，可是常用的金属原石中，最精纯的都出在北陆。夸父不擅冶炼，对他们来说，沉重且粗朴的武器，可比费尽心思打造精巧兵刃有用得多，因而从前人族与夸父还没有交战之时，殇州的金属矿一直是夸父开采后，由宁州羽人的商船转手卖给宛越两州的河络。一件殇矿锻成的金器，身价往往是寻常金器的十倍以上。那些打着“殇矿锻造”招牌的金器，尽管大多不过是掺了十分之一甚至更少的殇州原矿，但较之寻常器具，当属上乘。

在涣海和滁濠海上航行本来就困难重重——浅海礁滩太多，深海鲛人出没，颇不安全。濠海的水况相对要好一些，鲛人也不大作梗，但长久以来濠海的水面由羽族把持，因此东陆商人收购殇州原矿通常都要从羽人手里购入，已是被盘剥了一重。岂知夸父在北陆作乱后，大端王朝封锁了内海交通，完全断了矿石的来路。这些年金属器具的价格年年在涨，货源依然不足，就连这僻远小岛上，也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迟疑了片刻，税官说：“可是我听说，那夸父一个个吃肉穿皮，喝的是自酿烈酒，又不用金银交易，从前听说是拿精良铁器去问他们换些矿石，你难道还带了这些来？我可听说，你们皇帝对兵器作坊可是盯得最严。”

“是呀，走私铁器一旦抓住，便是诛连九族的罪名，我哪里敢带。”何盼风微微摇头。

“那么你……”税官极好奇他打算用什么

去殇州购矿石，然而看着他脸上的神情，却分明是有意不说，便也只能讷讷地吞了回去。

何盼风却又诚恳地说：“我此去路途遥远，船上舱位有限，因此便想先将货品卖与缆帅，眼下岛上也只有缆帅手头才有这么多现钱吧……”

“咳。”缆帅打断他说，“我们这荒僻小岛上，哪有这么多金铢？”他向税官瞥了一眼，税官立即说：“是是，我们库房里，最多三四百金铢的税钱，那都是预备着买下明年存粮的……”

只因鲸胶收益太好，潮民们总有几个月一心一意捕鲸，而那灰背鲸的肉却不能食用，因此岛上每年总要吃三四个月的东陆粮米。

何盼风听着叹了口气说：“即然这样，那我不如在此地租几间屋子把货品存起来，最多再留几个人看守了。”说完站起身，一拱手道，“告辞！”

“别急呀！”税官肥大的身躯忽然极灵敏地跳了起来，几乎要伸手去攥何盼风的衣袖。缆帅咳嗽了一声，满面笑容地说：“虽说手上暂时并没有这么多现钱，却也不是不能筹集起来，容我们商议几日吧。”

何盼风笑道：“好，就等上五天。”

“你离开岛上十年，肯定好久没有吃过家乡美味了吧，”缆帅吩咐仆人，“快去整治一桌好菜，端出前天刚酿的那壶蜜遮酒来，招待贵客。”

新安岛上长一种草，唤作蜜遮，茎中多汁，榨出那汁液，略加发酵便是美酒，这酒却是愈新鲜愈甘美，因此东陆很难喝到。何盼风久不尝故乡滋味，又被缆帅和税官殷勤相劝，加上吉飒心中有气，有意与他比拼酒量，不消半个时辰，早喝得烂醉如泥。

缆帅让奴隶扶他回船上去，略有不满地瞥了趴在桌上满嘴胡话的吉飒一眼，对税官

说：“这人年纪虽轻，城府深得很，喝得烂醉了也是一言不发。”

“是呀，我在席上一直左敲右探，也没探出半点口风来。”税官悻悻然。

“阿……阿妩，阿妩……”吉飒忽然清晰地喊叫起来。

俩人一怔，却听他口中喃喃：“那个何盼风，他，他虽然是你大姨的儿子，但，但他现在是个东陆人了，他会扔下你跑掉的，和他爹一样。你不，不能喜欢他……我，我可是真喜欢你呀……”

缆帅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去，自语道：“原来，原来他居然是……阿映的儿子。”

这句话税官听到了，但还是不明所以，只能呆呆地看着他。缆帅忽地一挥手说：“让人紧盯着何盼风的举动。”

“是。”

三

孟云游刚睡着不久，就被何盼风弄醒了，他打了个大大的哈欠，非常不满：“怎么现在才回来？”

“缆帅设宴款待，我喝醉了，所以让人送我回来了。”何盼风有些焦虑，“船上的人呢？船怎么空了？”

孟云游看着他明澈的目光，除了眼角略有些红晕外，丝毫不见醉意，不由扑哧一笑，只说：“你不是许了他们一人十个铜铤吗？却又没发就跑了，我自然是先帮你垫上了。他们有了钱，哪里还肯在船上闷坐，只好我自己留下来看着船。”

“啊，我走得匆忙，倒是把这桩事给忘了。你发下去多少？我给你结算下……”

“你别东扯西拉了，你就是想问阿妩是去了什么地方吧？”孟云游嘲笑的语气掩也掩不住。

何盼风自然知道在这老搭挡面前掩饰无用，只能叹口气说：“那你就快说吧。”

“你得先把来龙去脉告诉我。”孟云游凑近了来，两只眼睛好奇得几乎发出光来。

何盼风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也没什么。我想你也看出来，我是在这在这岛上长大的。”

孟云游点点头。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跑西陆这边的航线跑了许多年。海商跑这条线的，总要在新安岛上滞留三四个月等风向，枯燥无聊，当然要找些乐子。他们手上有钱有奇物，这岛上的潮民女子又没什么三贞九烈的规矩，所以东陆商人和潮民女子生的孩子，这岛上是一抓一把的。”他沉默了下，又说，“只不过东陆商人一般也不会认这些孩子……潮民女人通常另有丈夫情郎，谁知道是谁的种？潮民虽然拿东陆商人当财神爷，却也不太瞧得起这些杂种，就连他们的亲阿妈也是如此，有的生下来就扔进了海里。我的情况好一点，我阿妈原来是缆帅家的珠奴，按岛上惯例，采珠是非处女不可的。我父亲看中她后就买了下来，又给她在岛高处建了个宅子，算是在这里置了一处家室。阿妩是我阿妈妹妹的女儿，她阿妈死得早，一直跟着我们过，像我的亲妹妹一样。”

孟云游哑了下嘴说：“原来是青梅竹马……你阿妈呢？”

“死了，在我离开后不到半年。”何盼风幽幽地说。

“啊……”孟云游怔了一下，说，“你是几岁回的东陆？是父亲带你回去认祖归宗？”

“十岁。”何盼风嘴角牵动了一下，“不是他带我回去的，是我躲在货箱里偷偷上的船，开船三四天才发觉，无可奈何只好带我回去了。”

“哇，”孟云游侧着脑袋打量他，“你小子有胆呀。”又补了一句，“原来你十岁就在海上过活了，难怪我刚见你时，你才十五六岁，已经能在大海船上掌舵。”

“我倒希望我当初并没有那样泼天的胆量，”何盼风语气萧索，“我走之前阿妩一个劲地拦我，说我走了我阿妈会受不了的，可是我没有听她的。我当时一意以为自己若是早些跟着父亲闯荡，赚了大钱，就能把她们接到中州去，一家人永远在一起。等我到了天启城，看到父亲那一院子的妻妾子女，还有更大一院子的祖辈与叔伯时，才知道自己想得太天真。何家的人倒也没有格外欺凌我，只是我这样一个‘杂种’，在他们看来也只配在家中当个小厮僮仆。我苦苦等到第二年父亲出海回来，想要他带我回新安岛，可是他第一句就告诉我说我阿妈已经过世了——他那一趟出海染上了重病，回来没多久便也身故……”

至此孟云游多年来的谜团总算解开了一些。何家本是淮安城的海商巨富之家，端朝建立时朝廷强迁天下富户充实已被战火蹂躏一空的天启城，何家不幸也在其中，因此才离了宛州故里，改籍中州。靠着珠宝珍异取悦皇室，结好高官显贵，何家得到了朝廷诸多宽容，十多年前更被赐封了官爵——据说是因为他们进献给先帝一枚极为珍异的宝珠——这可以说是海商中绝无仅有的荣耀了。因此尽管被迫迁居，何家的出海生意却一直兴旺得很。

何盼风年少得志，外人都以为他多蒙祖荫，只有孟云游和他相识最久，知道他如今的事业，不但半点没能沾上何家的光，反而隐隐被何家

排斥。只是这几年他渐渐财雄势大，何家人对他才有些好脸色。想想当年他那样一个身份尴尬的孤儿，也不知是怎么挣扎过来的。又忽然想起今年元旦前后，何盼风忽然回了天启城一趟，据说是他祖父、何家的族长病危，召他回大宅团聚。何盼风收到那家书似乎也诧异得很，只是从天启归来后，便开始筹划这趟行程。

后来就有传言说，何家老族长称何盼风是他孙辈里面“最有出息”的，有意把家业传给他。孟云游之前就觉得这传言殊不可信，如今知道了何盼风的身世，更觉得是无稽之谈。

何盼风这一次沉默得格外久，眼角那一点红晕渐渐加深，几成赤红，然而眼中依然干涩，似乎早已无泪可流。孟云游忙插话说：“那阿妩呢？”

“我父亲说，他倒是想破个例，带阿妩回中州，可是阿妩不肯，说她再也不要见到我。”

孟云游这才算是明白了今日那少女的捧门之举，拍了拍何盼风的肩说：“我让那先前给你报讯的潮民小孩盯着她了……星寄！”

他把脑袋探出舱门外大叫了一声，便有童音从船下应过来：“来啦来啦。”紧接着便听得那潮民小孩脚步噤里啪啦地颠着跑了上来。孟云游揪了他到何盼风面前，随手扔了两枚铜钿给他，吩咐道：“星寄，带这位爷去找阿妩。”

“是是。”这十三四岁黑瘦得跟猴儿似的孩子手指间夹着铜钿，敲得砰砰作响，咧嘴笑着，“绝误不了事。”

“去吧，”孟星游拍拍何盼风的肩，“当年那是一时气话，你可算是她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哪里能真不见你，去吧，让她骂几句就好了。”

何盼风点点头，正往船下去，孟云游又叫住他：“喂，你就这么去的？”

他语意不明，何盼风倒是知道他要说什

0111

么，从腰包里翻出来一个极为精致的绣囊，冲他晃了晃。

这个绣囊孟云游倒是眼熟，这些年来，他经常看到何盼风将一些别致有趣的小首饰玩物什么的放进去，他也曾疑心何盼风留存着讨好女人，却一直没见他动用过。

“这小子。”孟云游一笑，转身回舱继续闷头大睡。

何盼风对于重见阿妩一事自然有许多的计划，不过吉飒倒是不曾在他意料中。他用一把小刀换得那星寄感激莫名，一股脑儿把知道的都倒了出来。

“吉飒少爷喜欢阿妩，岛上可是没什么人不知道。缆帅不高兴，还狠狠抽过他一顿鞭子，说再也不许他去见阿妩……”

何盼风明白了缆帅猜测他来时，吉飒为什么欲言又止。

“可阿妩一早就说过，她这辈子是哪个男人都不能沾的。”星寄摇头晃脑，“虽说她不是缆帅家的珠奴了，可是这样一个孤单女人，除了采珠还能用什么维生？这门营生是不能沾男人，可难道还能做一辈子不成？再说她长得那么勾人，要不是吉飒少爷喜欢她，早被不知道多少男人睡过了……”

何盼风胸膛里一股怒火往上冒了冒，旋又平缓下来，淡淡道：“只怕还是有些人吃过苦头吧。”

星寄诧然望了何盼风一眼，说：“也是，有几个胆大的夜里在海滩上守着她，结果都说遇了妖魔鬼怪什么的。就有人传说她身上有邪魔，求缆帅去灭邪……不过缆帅没有理他们。”

何盼风嘴角略略往上弯了一弯，忽地转

了话题：“你阿爸是谁？”

星寄怔了一下才醒觉他是在问自己，咂了咂嘴唇说：“不知道，我阿妈说我是星星掉下来落在她肚子里的。”

“得了吧，就你这名字……准是东陆人取的。”何盼风忽地用了潮民土语说。

星寄语气骤然冷下来：“关你什么事？”他也不再说华族语。

“我只是觉得你华族语说得不错。”何盼风语气漫不经心，“这小小年纪，挺能干的。”

“那是，我四岁就在港口上做买卖了；十岁时就跟着捕鲸队去过炎石海沟。”星寄又洋洋得意起来。

“想不想轻轻松松赚笔大钱？我有两件事，想让你帮我做。”何盼风站定下来，很郑重地说。

“什么事？还有，能赚多少钱？”

“帮我打听这岛上，还有附近岛上，有多少人家手里储的有益。”

“盐？要那玩意做甚？”星寄极为愕然。

虽说潮民自己也有煮盐腌鱼的，然而此地海岸虽然绵长，煮盐手法却极为粗劣，所产之盐杂质甚多，远远不及东陆沿海所产洁白细纯，向来只有东陆商人自带盐食用的，从没有东陆人反而在岛上购盐的。

“这你不用管，你只管将消息传出去。明儿我会在港口上租几个大仓库，你一早就过来认清地方好让他们送来，我按百斤三十铜收下……不过，不要说是在我收，让他们去阿妩那里领钱。每收到百斤，给你五个铜钲抽成，你做不做？”

“做，哪有不做的道理。”星寄虽然颇有疑惑，却干脆地答应下来，又问，“还有一桩呢？”

